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八十

宋 姚鉉 編

書啓二 總一十首

論兵

三兩日来皆傳閤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
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
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勲而不當國政閤下以舍人使
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
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河
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已来宰相居
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
善守爲意柰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

速平寇賊之爲事邪自秦漢以来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居下顧望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来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邪伏望試以狂言訪於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朔

再拜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太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爲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爲內府囊賝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

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剗革亾孽天下廓清姚宋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我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豳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蹎蹶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於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

畫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来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㟴嗣士卒窮年不離飢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鳥獸附於數壤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邉上五十餘年無救尺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戎馳突不一日二

曰則彼三鎮强者閉壘自守弱者棄壁而逸豈暇為國家以卻戎虜乎愚所謂脣之不存體將安舒令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既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餓其来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貿公之賓僚悉皆和糴斗粟必欺於丈素一言可致其贏

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為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

肝相公復能特達奬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歳考績能則優奬否則孥戮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為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圖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来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熈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

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令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傅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

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

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樕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歷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罇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蒭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太和二年為校書郎曽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

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来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秖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

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冦之朕見爲冦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隷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鄉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

来希晧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晧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晧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朿草来希晧亦必敬事貽使言面奉進㫖秖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别除人希晧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趍出伍曰若来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㫖中使因探懐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晧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

逦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
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秖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
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
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
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曽無犬吠
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
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
筭者議必銷其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

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户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中義一軍初亦鬱咈及詔下誅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强項往往訴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㫖並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旣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

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夫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秪鄆州隨來中

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秪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絜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隂然直言之説値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令纔二十餘歳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强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壍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葢河陽軍士素

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刋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

兵青州最勁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壃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弢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弢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

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勲州王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禎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㳂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

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藴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藴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内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賛魯之人為儔苟有妖孽某安敢不𨻳裂肝膽為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

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為淮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賁諸掌則淮西之冦不足以為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

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為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為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强不與恒鄉兩軍掎角相應此皆腐儒豎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来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尅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為存者今天下

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
議者若以為申說言淮蔡必强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
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
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以經相公心矣某請徵
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
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内邱與臨城秖二十里北
為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
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

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彊而天兵弱邪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衂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闔齎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為效國以厚錫為誠其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賚納於將帥飢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某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其亦素請伏

顧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絶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徳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為恒冀强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顧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廵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飢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

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劒不日可期其久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其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其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旣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羣情所難其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内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

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為事先不宣某再拜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為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為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為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玄黃寘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

皇禹湯已来不聞深入之征不紀薄伐之師殆緜鴻龎之風未甚流沖漠之澤未甚醨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為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而礬礬至於逆三靈捂生人元元蜩蜋魁傑駿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盛負才之雄隘函夏鮮黎蒸將郛窮荒而寓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溢歷載五六功患相倚誓詘慮殫兵老疊仍于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

之勤然巳天下懸釐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船搉酤六畜之租興危矣哉不居之地不收之人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之虜常存托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杞鏡哉噫惟皇唐操琁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横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滑我右陲儒之策曰緜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擕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乂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嬴可俘太宗玄宗之時也

厥後內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土失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豈負鼎虧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獫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絶徼羌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横戎所何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

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諸宫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大臣茍以小者近者為懷不遑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周而怨生然寒卒飢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郤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

而稱庸此所謂戎無𨚫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濵城適罷而寇剽民未居而囚拘彎弓者𨚫行䝉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蒼之産將軍得外娛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𨚫也不顧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

是也欲邉之可安也不顧歳更四方之兵顧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晁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顧衣食供給山東顧開邉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候相膠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甲周漢之策範于孫之謀哉又竊覩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来之績垂不臣之姻然閗蒸報且數貪惏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伐胡之義復採賈生五餌之

言邪愚竊以為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廬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侔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覲諸侯愚敢以棄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顧國家曠兵于茲汙命于茲斯者皆巖廊之亟扆旒之虞而屑屑狂夫亮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儔俾委輅輸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其再拜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矣疆土籍口探

出借物重寶仰闕輦上是以趙一揺燕一呼爭来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録蹤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者老刼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

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東縈太原排飛狐綏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寛信義知機便多闕畫攻必巧戰表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將號禄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

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待禄仕入卧内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懐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令黙而處者四五歳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

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来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畆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畀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符仁政来高才苟行仁政来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晋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究之苻秦相猛將

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穽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

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劒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千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𠙽肆螫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

後吳卒以良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奭秩安文柘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淞淮飢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𡡉剝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

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冠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㸌之而宜潰商斃商之家長於韓韓侯戻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磻壽春陷潁上剮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

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輩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軍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太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

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蹦韓之醫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吴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為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閤下閤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冦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

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刼之俾諸將懼而前鬭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捽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朓不如言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

亂在此行矣得其晝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梗概其旨於閤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勑旨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為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快者於內為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絹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為丞相

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為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潛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期紿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捨其鋭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

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勲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茍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羣冠之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賊不為則已為則必決死於一戰以延其命願閤下無事迫速慎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

功何不成書不可盡尋當面策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冦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枝於突厥絶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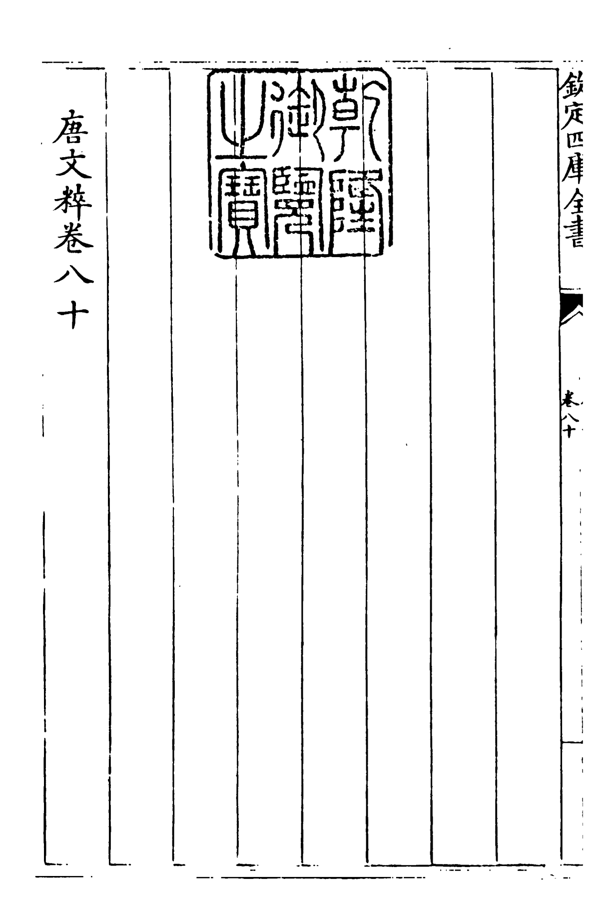
来漢南爲羈旅之䰟食草萊之實白髮贏辟之騎凋耗已無湩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隂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来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强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

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寛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暄南來冦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

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産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凉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

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計隂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隂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詋冠於掌股之中軌轞懸餅湯沃覞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慮為長然出為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戞今討迴鶻伏以黠戞起於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

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貽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瑣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唐文粹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黃臣鵠

唐文粹卷八十二

宋 姚鉉 編

書三 總七首

論易一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論禮二

答王績書 杜之松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説異孔頴達疏以為新奇彼董子畢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説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頴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

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

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也則見界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界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為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欲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

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雖夸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徵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為銓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重荅杜君書　　　王績

月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

五道度情根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雖困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服之縗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罔極冠綬可均切至或殊縗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怪焉至如父為嫡子獨施斬服葢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為服斬義亦

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兹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為祖父繼之為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巳父為禰兄繼之為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為其長子斬乎為四宗之祖亦得不為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

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令可行於今以為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變譜牒存録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冗冗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為義合而家道

之睦斯為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朞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為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敦人倫之源睦伉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

而妻為正服臣為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于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為用緣情以至理因内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

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常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衞石碏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宫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為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為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兹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

義王杜為長某昔在隋末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録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衆子服朞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朞先儒以為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為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為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袁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為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葢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敢以

壓降葢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巳子之妻矣輕
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
庭所蓄先無此書徃於處士程融處曽見此本觀其制
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
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遣祗送王績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
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

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
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
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
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户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
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僇
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
日故乃挽引彊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
病其文勝而言尨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

文也咸嗜閱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輙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邪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輙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辭者

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是摭前人邪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吾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某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閒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也拘囚巳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洞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

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啓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閒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

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蝱蛭然雖鳴其音聲誰為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為準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邪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道如來言以汚箧櫝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宗元頓首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鍾大玊慶霄天籟奇釆正聲鏗鏘照燭眞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欣歡駭悚詠歎無斁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為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冏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

是而鄙人忝焉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
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邪昔顔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雖竊知之之道而𮨲命所拘不能不
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于四方為
所覼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
遠者大者豈數數然損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
意不逮雖三益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
之餘愚子呈閲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

歲時遂不計妍蚩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覼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爲子孫秘藏非敢效太沖三都而求玄晏發之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逸言追思内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箒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巵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結於肺肝没齒無

極又德音宥密旨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令序中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蕭殺揄揚弘大務極其言則虚美之中又為虚美所冀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員外三大寓書於柳秘書求為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邈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亦輒為閣下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遂晃泥之今又遇閣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

眷私而滅裂公是是所望載之再拜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

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豊李丞相將東為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建兹入紫天生赴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兹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

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
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氷年垂五十去
國萬里家無宿舂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
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
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伏望處分令題牓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應
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
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

冰再拜

唐文粹卷八十一

唐文粹卷八十二

宋 姚鉉 編

書四 總一十首

論史

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與馬植書 劉軻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昨暮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諭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年令子長乃軼孔氏而修數千年荒絶之書助以黄老寓託之説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

事以為褒貶盡聞見以為實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聞也故書之所傳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即起堯典稱樂即美韶武論詩即首周南修春秋則繩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幽厲桓莊逶迤陵頽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子

長自序云夫子沒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以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微遷敘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幾滅矣推而

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
楊朱墨子得非聖人此遷之罪也不在於叙遠古示將
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人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
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
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不復修
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
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
法者凡例襃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

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才舊史筆不虛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茍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興知春秋之可興則君子乎哉守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奥雖道有污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為經動而為教者學也不學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大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廣也不遊聖

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賢人隨之茍非君子孰能知道守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為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以為難為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説應黄鍾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為難文之為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彊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鉛黄

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令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嗛嗛於内若飲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為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

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嶔崟於上
誓不以邱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
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
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
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
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久
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
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於淮達於江過洞庭三

苗踰郴而南泝湞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於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為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其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旣而曰以是為駕說之儒曷若為行道之儒邪貯之於心有

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邪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宫墻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為商偃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為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聖人之為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其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贅蠹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

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為見非不弘矣
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
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
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後國語則吾足然
后兵法抵宮刑然后史記耶予是以自忘其愚瞽故有
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黄中通理三卷翼孟
三卷隋監一卷三禪五葦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
潛思綿絡指統或有皷吹於大君之前曰眞良史矣且

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不
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知
已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為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
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
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寔馬日磾蔡邕盧植司
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顗繆襲應璩王沈
傅玄茅曜薛瑩華覈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晳
王銓銓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

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生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橫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冑顏師古孔頴達于志

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温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胥之楊仁卿顧胥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吴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無聞良史至於實録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删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採

𦨥非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耶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禄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

眞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方云絶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紕之

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録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

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顔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閒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絶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録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别夫尚

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揔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

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袠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

歳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歴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頗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竒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合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頻生光豐屋華榱顧逢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邱壑幸恱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遥存而出處離異儀

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覩述作欣然得意
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
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
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凡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
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
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於大業之初咸
亡凡點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
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

三王績白

答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芬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懣然自失誠恐持郄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鄶之音歴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掇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縢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凡蕩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

謹依高旨繕録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為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别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絶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

謨表章微絶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與有立焉苟能宅郊禋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凡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眞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頼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霑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沓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

道義謳謡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娱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叙致浮雜襃貶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禄為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為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貪救寫其祖父冠冕胄嗣婚姻以為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惋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蒍城常悲魏周

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眞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
學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
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
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
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恃疇眷以塵清覽當
積兼金以購點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
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虗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

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

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

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没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

待令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答皇甫湜書

李翺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紙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

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烈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

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兹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

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襃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翶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馬子長足下

視僕叙高愍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
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
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
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又
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
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
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
無怪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

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茍過日時

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令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

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

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

徵畫容貌令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

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

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禄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為賔介玄宗可其奏禄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偽瘖其音復隱青巖踰年而禄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旣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

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臥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慙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耎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巳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

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鴛為鷺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獍為鴞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某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為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

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某聞風旣久因與之遊逢每究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冤詣京師告訴司吏氏葢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為驕閽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

游願得所宛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旣而自思淬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誚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巳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

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茍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

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唐文粹卷八十二